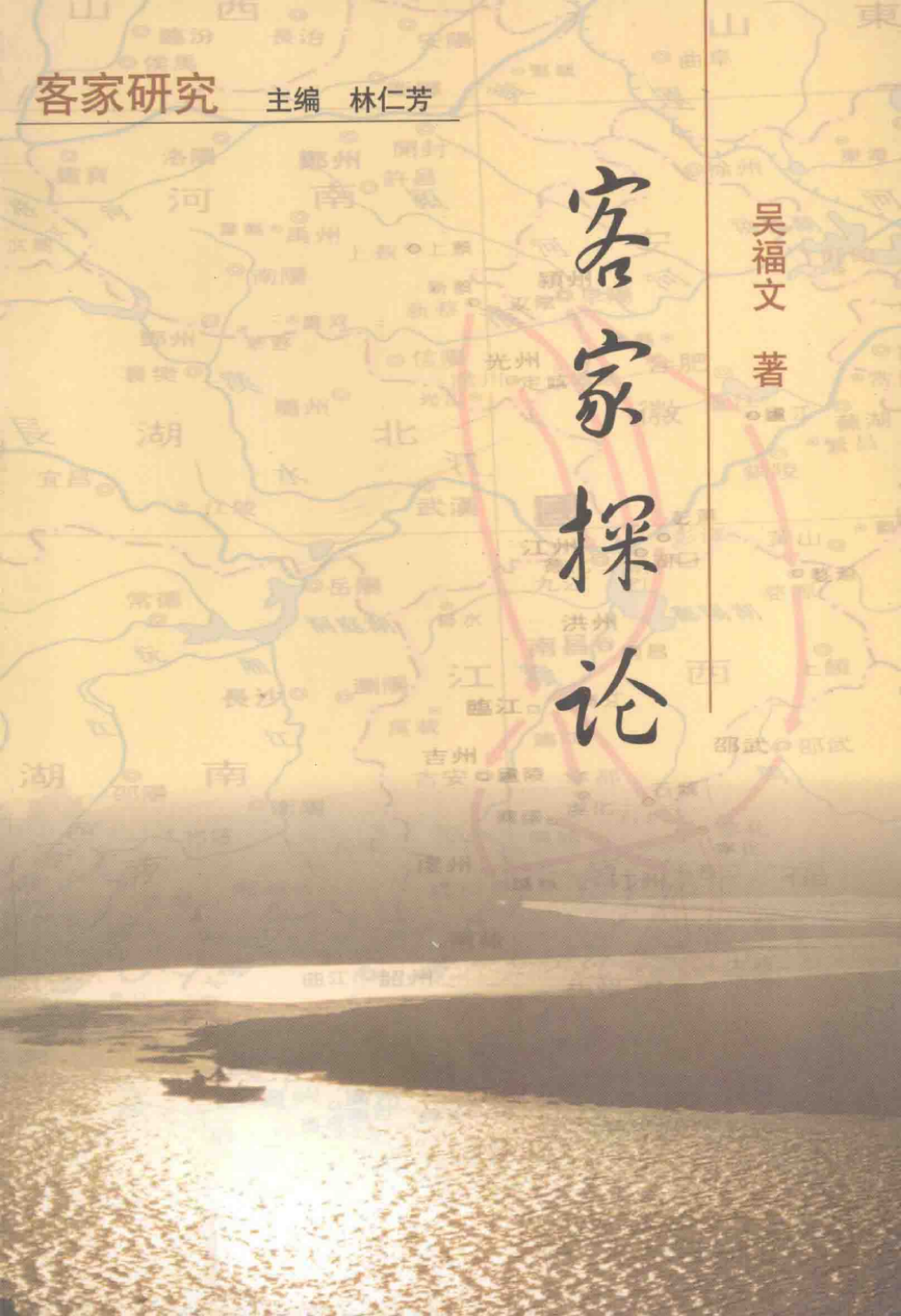


客家研究 主编 林仁芳

客家探论

吴福文 著



客家探论

吴福文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家探论 / 吴福文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11

客家研究 / 林仁芳主编

ISBN7-5402-1350-7

I. 客… II. 吴… III. 客家—探论 IV. K281. 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76878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厦门市开元区润恒印刷装潢包装厂
开本: 850X1168毫米 1/32
印张: 8.5印张 字数:200千字 印数:1500
2000年11月第一版 200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20.00元

客家研究编委会

主任：林仁芳

编委：曾耀东 钟 广 苏钟生 张开龙

张玉柱 吴福文 葛文清

主编：林仁芳

执行主编：苏钟生

序

中国有句俗话，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其实，一方山水所提供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还不仅仅是衣食住行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同时还包括这方山水所蕴含的精神资源。人们对于乡土的执著，对于乡邦文化的眷念，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由于这方山水所蕴含的精神氛围无声涵化的结果。当然，对于不同的人，这种执著与眷念的形式是不完全一样的。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这种执著与眷念或许只是一种感情的依归。但是，对一位学者来讲，这种执著与眷念往往会升华成一种理性的学术探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理性探究，来了解自己魂牵梦绕的故园，是通过怎样的沧海桑田变迁才最终形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自古文人学士大多都是乡土文化的研究者、承传者和乡邦文献的保存者。其道理就在这里。

福文的这本《客家探论》，就属于这类著作。十多年前，福文刚刚从大学毕业后，就把乡邦民俗文化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重点。他的家乡在福建西部的永定县。举世闻名的客家土楼，就主要分布在那里。正是在研究乡邦民俗文化的过程中，他强烈地意识到客家问题的重要性。于是，沿着自己已有的思路，他将研究的课题逐渐延伸到客家方言群的历史与文化诸方面。摆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客家探论》，汇集的就是作者十多年来探讨客家方言群历史与文化的主要成果。

福文虽是华东师大毕业的学生，但他大学时就读的是中文系，所以我最初认识他，是在十年前应我四十年代末在大夏大学时的

学生、时任龙岩师专校长的李逢蕊之约，到闽西了解龙岩师专开展的胡文虎研究和客家学研究之时。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位好学、勤奋、实在而又很有思想和才情的青年。以后，在我主编的《客家学研究》中，阅览了一些他的文章，感到多具新意，而且对一些问题还作了深层次的探讨。所以，在1992年9月闽西召开客家学研讨会时，我在致词中特以福文等人的撰述为例，来表达我对闽西客家学研究局面喜人的祝贺。在此，我对他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不想再多说什么了，相信读者都会有自己的评判。我想顺便说的是，学术研究不仅关涉到是非曲直的问题，同时也应该有作者本人的个性、才情和风格在。就后一个层面来讲，上面的简单介绍，或许对读者理解该书会有一些助益。

今年恰逢世界客属第十六届恳亲大会在福建闽西举行。根据以往的惯例，恳亲会期间还将举办一次客家方言群历史与文化的学术研讨会。作为一个闽西籍的客家人，作为一个热爱乡邦历史与文化的学者，福文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闽西是一方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热土，那里有一大批象福文这样才情并茂、对乡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青年学者。我想，他们也一定会象福文一样，通过学理性的探求，把原本感性的认识，升华为理性的著述，并通过他们的著述，让世人认识闽西，了解闽西，认识生于那方热土之上的客家儿女，了解客家人在那方热土之上所创造出来的灿烂的历史与文化。

是为序。



二〇〇〇年八月十五日

目 录

序	吴 泽(1)
---------	--------

一、总 论

客家称谓的由来	(1)
客家成份的界定	(9)
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限	(15)
中国客家的历史舞台	(29)

二、史 探

客家史研究的方法手段	(35)
客家史研究的历史进程	(44)
唐末至北宋的客家迁徙	(58)
唐末至北宋闽粤赣边移民态势勾勒	(74)
唐末至北宋闽粤赣边经济社会与人文	(80)
客家与日本关系举述	(99)
客家与香港关系漫说	(106)
客家与澳门关系简述	(112)
闽西与闽台客家关系	(117)

闽西客家华侨史论述	(138)
-----------------	-------

三、文 化

闽西客家文化概说	(147)
闽西客家文化事象举探	(158)
客家土楼的文化内涵	(176)
客家歌谣民俗价值试探	(193)
客家菜特色探讨	(206)
客家武术试论	(214)

四、比 较

客家山歌对马来民歌的影响	(227)
因为客家与为了客家 ——台海两岸有关客家活动的差异	(243)
后记	(261)

CONTENTS

Preface Wu Ze(1)

I . The Pandect

The Origin of the Hakka Appellation (1)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Hakke Elements (9)
The Time of the Hakka Clan Formation (15)
The Historical Stage of the Chinese Hakkas (29)

II .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The Research Ways of the Hakka History (35)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Hakka History Research (44)
The Hakka Immigration from the Late Tang D. to the North Song. D ...
..... (58)
The Sketch of the Immigration Situation at the Border of Fujian,
Guangdong and Jiangxi from the Late Tang to the North Song (74)
The Economic Society and Humanities at the Border of Fujian,
Guangdong and Jiangxi from the Late Tang to the North Song (80)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Hakkas and Japan (99)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Hakkas and Hong Kong (106)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Hakkas and Macao (112)
West Fujian and the Relation of the Hakkas in Fujian and Taiwan
..... (117)
The History of the Over – Seas – Hakkas in West Fujian (138)

III . The Culture

The Survey of the Hakka Culture in West Fujian	(147)
The Cultural Events and Phenomena of the Hakkas in West Fujian	(158)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Hakka Earth Buildings	(176)
The Folklore Value of the Hakka Ballads	(193)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Hakka Dishes	(206)
The Hakka Martial Arts	(214)

IV . The Comparison

The Influence of the Hakka Folk Songs to the Malay Folk Songs	(227)
From the Hakkas and For the Hakkas – – the Difference of the Hakka Activiti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243)
Postscript	(216)

客家称谓的由来

作为汉民族一支重要而特殊民系的称谓，“客家”一词究竟因何而来并为人们普遍习惯于如此接受？这可以说是客家研究者颇为困惑并众说纷纭的重要问题。至今为止，对它加以研究并提出鲜明的观点，见诸文字者至少不下十种。但是，这些研究多从词义或音韵方面给予阐释和论证，很难给人以满意的结论甚至犯有明显的错误。下面，我们不妨先介绍几种较有代表性或比较新颖的观点，并对它们的错误加以剖析。

一、“客户说”。这是由罗香林先生所提出的观点。他在《客家研究导论》与《客家源流考》中，不仅借助北宋时期广东梅州“客户”骤增的史料，以论证当时当地客家人口增长的情况，而且在理论上还具体阐述了这种观点：

“至于客家名称的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徙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南齐书·州郡制》：‘南衮州，镇广陵。时为百姓遭难，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大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制度’。可知‘客家’的‘客’，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①

由于罗香林先生是公认的客家研究大师，因而这一观点影响巨大，以致于现在大多数较有影响的有关著述，甚至连闽西和粤东客家地区中学生所使用的乡土历史教材，都遵从这种说法。

^①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

二、“土著对立说”。这种观点主要是据“客”可训为“寄”、“侨”或“外来人”的意思而得出的。如持此论者所谓：

“客家，支那移民中称为客家 Hakkas（一作客仔或哈喀）的种族……其种族多居于广东地方，当地居民将其作为外来种族而加以排斥，此乃为客家名称的起因。”^①

三、“夏家说”。这是新近由一位梅州市客家研究者所提出的。该作者在一篇不及三百六十字的谈论客家名称由来的文字中，批评了一通罗香林先生的有关观点后便说：

“从许多史实说明，客家祖先是发祥于我国中土的华夏民族。由于客家人有强烈的祖先崇拜观念，不忘自己的祖先是‘夏家人’，有理由认为就是‘客家人’这种称谓的由来。”^②这种观点我们从其中文中找不到半点有关“夏家人”与客家人关联的具体论证，就可明显判别是作者凭一时灵感，以梅县话中“客家”与“夏家”都念“Hakka”而得出的。

四、“河洛说”。这是笔者最新见到的一种关于客家称谓由来的观点。其作者认为，古汉语中“客”与“河”、“家”与“洛”可以音韵互转，即：

带上塞音韵尾

“客(入声)[Hak] ←————→ 河(阴声)[Ha]”

失去塞音韵尾

带上塞音韵尾

“洛(入声)[Kak] ←————→ 家(阴声)[Ka]”

失去塞音韵尾

因而便提出：

^① 日本小川环治《台湾诸岛志》，转引自敬之《“客家”称谓由来新说》，嘉应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客家文化研究》1990年第一集。

^② 陈炎亚《思考与探索——对有关客家研究问题的几点不同看法》，《客家民俗》1989年第一期。

“我认为从古今音变的原理上去考察,所谓‘客家’就是‘河洛’二字之音变,而记录语言者则‘依声托事’,误将‘河洛’以同音或近音去代替写成‘客家’。所谓‘客家人’,即‘河洛人’,亦即从河洛地区迁徙而来的人。清代嘉应州伟大诗人黄遵宪云:‘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见《梅州诗传序》)这就是‘客家’称谓由来的最好注解。”^①

以上所举几种较有代表性或比较新颖的观点,前两者明显是“望字生义”,后两种则显然是“望音生训”。它们都犯了扩大外延的错误,起码是“泛客家论”的论调。若遵从这些说法,必然会抹杀客家民系的独特个性。如前两种观点,我们且不谈“土著对立说”可适用于一切外来之人,即使“客户说”所本的晋朝“给客制度”,也不一定专指客家先民,当时凡从中原迁徙江南的人氏不少都“给”过“客”;而北宋的“主户”与“客户”也非客家地区才有,而是各地都有,《宋会要辑稿·食货·逃移篇》中即谓:(夔州路)“施、黔等州……富豪之家争地客,诱说客户……”这说明当时四川、湖南和湖北等地也有“主户”和“客户”。实际上,当时所谓的“客户”是指没有或失去田产而依附“主户”的破产农民即佃户,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客户依主户而生,当供其役使,从其约束者也”。^② 所以,难怪“客户说”这种最具影响的观点,近年来不断遭受有关人士的批评和怀疑。后两种观点也同样不可取。这种以音韵方程求出“客家”称谓由来的做法,丝毫无视“客家”名称所具有的独特历史与文化内涵。照“河洛说”的牵强附会的等式,我们不谈别的,就说客家人和语言学界所称的河洛人即福佬民系,由于后者是直接并传统称为“河洛

^① 敬之《“客家”称谓由来新说》,嘉应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客家文化研究》1990年第一集。

^② 胡宏《五峰集》卷2《与刘信叔书》。

人”的,这不就是说福佬民系更有理由认为是客家人了吗?这显然是种莫大的错误。而“夏家说”则且不论其短小篇幅证据缺乏,就是论者最得意的“客家”与“夏家”音韵在梅县话中可以相通,也不足以说明“客家”就是“夏家”而来,因为闽西和赣南大部份地区,“客”与“夏”是不同音的,更重要的是,畲族人都自称为“山哈”(Sanha)即汉语“山客”的意思,这难道也可认为畲族是“山里的夏家人”吗?

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客家”称谓的由来,绝不能太拘泥于“客家”表面的词义和音韵,而必须从词义与音韵之外的文化内涵着手。因为“客家”一词作为汉民族一支重要而特殊民系的称谓,已不仅仅是个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单纯词语,更重要的是一个内涵独特、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留意过客家历史和客家社会的人们,或许有的没有注意但却不难理解:客家一词具有如下这些鲜明的文化特征:首先,“客家”一词是民间通行的称呼,正如罗香林先生在其《客家源流考》一文中所说:“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在明清以前的典籍中,除出现有表示侨寄依附和外来之人的“客”、“客籍”、“客户”和“客人”等字眼以外,民系意义上的“客家”一词,可以说根本没有使用,只是在近代以来,随着有关客家问题被人注意之后,才在一些文章或书本中出现这一语词。所以,“客家”一词是由民间产生并通行之后,才进入文字记载的。其次,本来有关“客”的词语都带有被动他律的含义,但是,“客家”一词在现实生活中却不仅仅是个“他律的称呼”,而且还是个“自律的称呼”,^①也就是说,不仅非客家人称客家人为“客家”,而且客家人也乐于接受并自称为“客家”,这正如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开宗明义

^① 中川学《关于客家在中国及东南亚的历史地位》,转引自刘丽川等编译之周达生《客家文化考》,译文见张卫东等主编《客家研究》第一集,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页。

所谓：“南部中国，有一种富有新兴气息，特殊精神，极其活跃的民系，一般人称他们为‘客家’(Hakkas)，他们自己也称为‘客家’。”

“客家”一词的这种文化特征，在不少别的民系特别是另有不以地域之名称呼的民系中，是很不明显甚至绝对没有的。特别是后者，笔者曾就此作过调查(相信读者就此实践或回顾一下，也有这种感受)，发现大凡地道而传统的客家人，与其相邻的福佬人或广府人之间，如果称呼对方非地域的名称，客家人在听到别人称他为“客人”或“客家人”时，感觉有如江西人被人称为“老表”一样，觉得非常自然甚至亲切，尽管称呼者口气里或潜意识中带有嘲弄甚或贬斥的含义也会如此，而他们跟人自我介绍也多这种自称，甚至在自称时还带着一些莫名的自豪感。但是，福佬人与广府人被人称为“学佬(人)”或“福佬(人)”时，就往往会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受辱之感，尽管称呼者口气非常和气与谨慎也会如此。他们跟人自我介绍时也极少这样自称，而更乐于以自己所居地名来代替。这就是“客家”一词所特有的既是“他律的称呼”，又是“自律的称呼”的文化内涵在现实生活中的典型而具体的表现。

此外，以往从词义方面解释“客家”称谓由来的认识，大多局限于“客”而忽视了“家”的含义。“家”用于名词后缀一般很少指单一的个人，而是往往表示某个集群或团体单位。事实上，客家先民南迁就多举家举族地成群结队进行。这方面的事实客家各姓族谱中记载得清清楚楚，而且，客家人留居之后也多以家庭甚至家族为群落、为社区。这种现象至今仍是如此。大家只需到客家地区走访一下就不难发现：即使是非纯客县的客家人，也基本上有自己独居的村庄单位，并且这些村庄多是一个自然村住着一姓的人家，很少有多姓共住一村的。这种严格的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迁移和居住的事象，也表明了“客家”一词即使是表面词义也并非笼统的“客人”或“外来人”，而是具体特指“外来或寄居的家庭或家族。”

因此,根据以上所述“客家”一词的文化涵义,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客家”称谓的由来,实际上是客家民系自身独特的历史命运的结果。如果将客家民系的历史与其同根相邻的广府和福佬民系的历史进行比较,则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民系形成的过程与形态中,广府民系在秦朝连续经二批中原移民一气呵成、直接迁往当地就干脆而顺当地奠定了其民系的基础;福佬民系则在晋末一批中原移民直接入闽就构筑成其民系的框架,然后在唐代先后经陈政(子元光)父子和王潮(子审知)父子率军民入闽经营,便基本确立了其民系的形成。并且,这两个民系的历史有不少相似之处,如民系形成的契机主要由军事行动而有组织、有系统地从中原直接迁往当地;民系形成的时间都比客家民系早;另外,在民系形成之后,除少数出洋和去台之外,其主体基本没有再经过太多太远的外迁。然而,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客家人的迁徙历史却远远没有这么单纯,甚至可以说非常复杂和艰辛。构筑客家民系形成的客家先民,大多是举家甚至举族在晋末由中原徙于江南,然后在唐末流居到赣南、闽西,接着在五代北宋进驻闽西、粤东,并且以后还不断往更远更偏的地方迁徙。这种流离不定的经历与坎坷颠沛的命运,使得大多数客家人自离开中原之后,就没有能在任何一个时期和任何一个地方保证其生根久居而成为新地方的主人住家,而是时时并且处处都扮演着外来住家的角色。这样,对于“客家”的称呼,客家先民最初或许有人不甘于接受,但是,由于自己经历与命运不仅之前而且之后都长期如此,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这种称呼与角色便习以为常,并且“无可奈何”地乐于接受甚至自我认同。于是,“客家”一词便成为不仅是“他律的称呼”,而且还成为“自律的称呼”,并在民间通行起来。

这一认识,我们还可以从两种相关的事例中加以佐证:其一是从客家民系本身迁徙时期不同的人氏对于“客家意识”的强弱中进

行比较。1990年11月16日,江西赣南师院客家研究所负责人罗勇和李联春来闽西采访时说:赣南人几乎都不承认他们是客家人,一说起客家,他们就以为是广东和当地与广东交界的“三南”(全南县、龙南县和定南县)人的事;1991年正月十七日,笔者乘公共汽车从龙岩往永定调查客家事象,在我座位前面有两老两少四位妇女并加一位小孩。她们亲热交谈的语言,安全是我所能听懂客家话。我问她们是哪里人,她们说宁化人。于是,我用客家话说:“你们也是客家人?”谁知她们听罢都惊奇地说:“我们怎么是客家人呢?大埔人才是客家人,我们就是去大埔的。”……这些现象说明了赣南及其相邻的闽赣交界的客家人,对于“客家意识”相当淡漠。如果在广东及其相邻与由此外迁的客家人中,则绝不会有这种现象的。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靠近中原的客家北部地区开发更早,当地汉化的时间与落籍的居民文化比广东及其相邻地区更为古远,所以,他们开始或已经以“主人”自居了。而广东等地的客家地区却正好相反,其居民经历了更多更长的“作客”机会,因而“客家意识”还非常强烈。

其二是从与客家人不同民族的畬族的历史及其自称加以证明。畬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现在主要居住在闽东北、赣东北和浙南甚至皖南。据记载他们历史起源的书籍《开山公据》(又名《抚徭券牒》)和谱牒记载,他们在隋唐以前发祥并居住在今广东潮州一带,隋唐之后并经宋元明清,经过了数次的迁徙:一路由粤东经闽西再经赣南到赣东北;一路由闽西南经闽中南再经闽中北到闽东并浙南乃至皖南。^①这种历史命运与客家民系实在太相似了,所不同的只是迁徙方向一南一北。正因为如此,所以,畬族人不仅自称为“山哈”(即山客)或“畬客”,而且十分高兴外人这样称呼他

① 施联朱《畬族》,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8页。